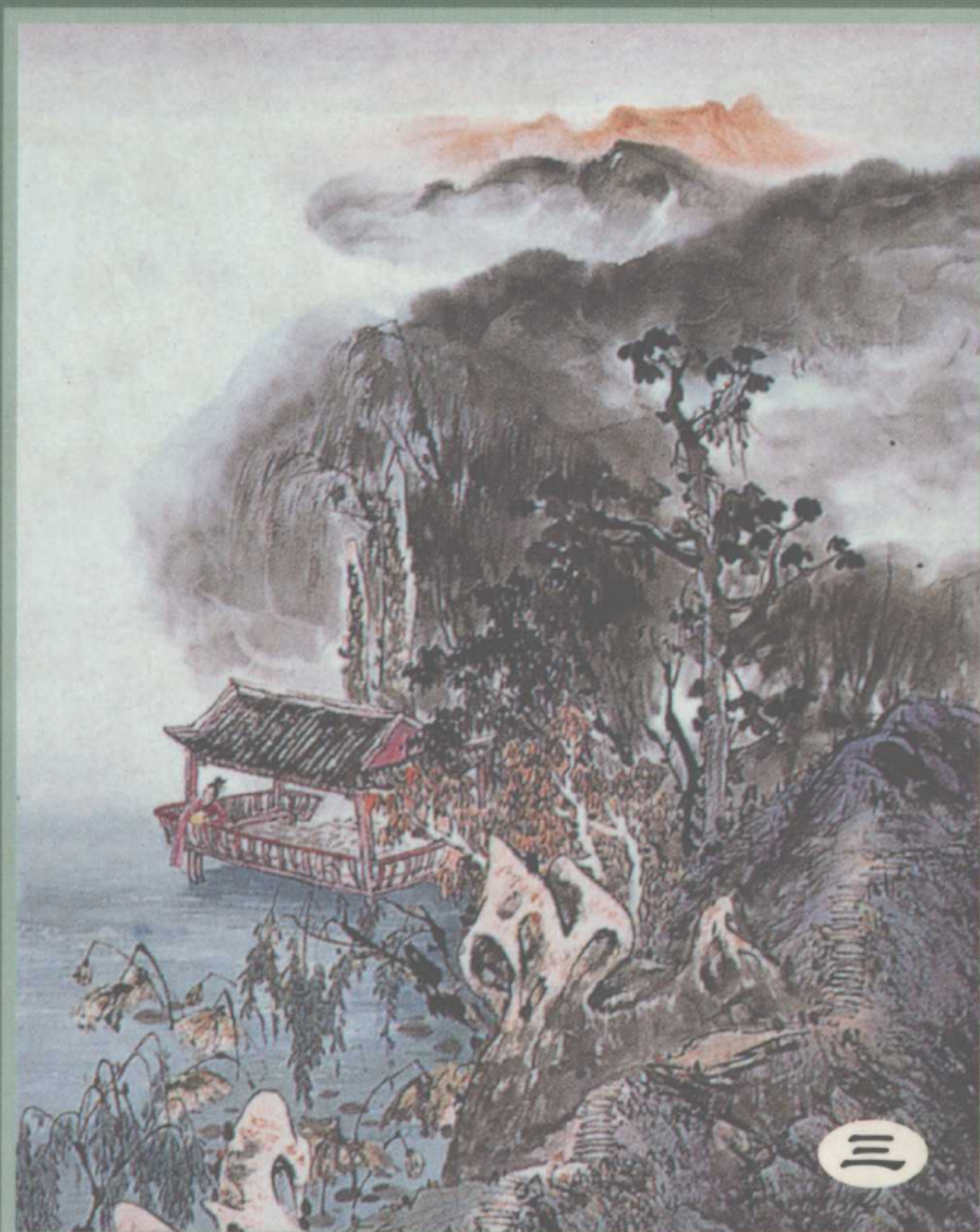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霸海风云

傲笑江湖系列



三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继全 封面设计：云青

I247

332

(3)

作者简介

云中岳，原名蒋林，字柏楚。广西南宁市人。以星河笔名发表作品。以云中岳笔名发表新武侠小说多部。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匣剑凝霜

绝代枭雄

红尘碧玉

逸凤引凰

独步武林系列

剑影寒

莽野龙翔

大地龙腾

剑海情涛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关

青锋惊雷

八荒龙蛇

侠影红颜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炼狱

天涯江湖路

大刺客

剑底扬尘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龙骧奇士

幻剑情花

万丈豪情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忤情记

亡命之歌

锋镝情潮

剑啸荒原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龙虎风云榜

湖海龙蛇

草莽英雄

矫燕雄鹰

魔剑惊龙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江汉屠龙

风云录

魅影魔踪

猛龙威风

风尘岁月

风尘怪侠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血汉妖狐

草莽争雄

杀手春秋

火凤凰

京华魅影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霹雳刀剑情

四海鹰扬

蛟索缚龙

浊世情鸳

剑仗天涯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虎啸金陵

虎胆雄风

碧血江南

邪神传

刀气撼春情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湖海群英

乱世游龙

锋刃绮情

剑影迷情

烈火情挑

无情刀客有情天

虎踞龙蟠

ISBN 7-80680-152-9



9 787806 801529 >

ISBN 7-80680-152-9/I · 068

(全12册) 定价:240元

I247.5

3328

(3)

云中岳武侠精品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三)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伏牛山庄	(761)
第二十五章	无情之岭	(805)
第二十六章	扫云浩劫	(847)
第二十七章	情海磨难	(890)
第二十八章	魂断太白	(932)
第二十九章	洪荒野人	(978)
第三十章	噩梦依稀	(1020)
第三十一章	山海之王	(1062)
第三十二章	傲视群雄	(1103)

第二十四章 伏牛山庄

双头蛇怒火上冲，厉声道：“小辈！你找死？”

“找死，不会在南阳府；老二，休打扰爷们的清兴，快滚！”玉琦弟挥手赶人。

双头蛇忍不下去了，他脱去罩袍递给下人，一面嘿嘿冷笑，一大一小的鬼眼凶光暴射，说道：“小辈们，你狂够了，打二爷的人，还敢对我老人家无礼，你们的狗胆生了毛，哼！”

玉琦弟伸出一手，指尖儿伸出袖口，戟指骂道：“你家太爷足迹遍天下，还未见过南阳府的痞氓，派人把住客店，禁止客人外出这般嚣张的怪现象。你那两个狗爪子是太爷我整治的，正要找你算账呢，你来得好！”

“小狗，留下名来，二爷我要将你挫骨扬灰。”他一面骂，一面伸手拔剑。

左首大汉嘿嘿而笑，跨出三步，说道：“割鸡焉用牛刀，二爷请息怒，让小弟擒下他们，带回府中处治。”他双手叉腰，一步欺近两书生，又说：“我，闪电手吴兆祥，小辈通名上来，吴爷绝不饶你。”

说着说着，已欺近至八尺之近。

两书生站在台阶下，毫不动容，大哥似笑非笑地说：“我也不饶你了呢！小辈。我，姓庄名棠，草字幼侠。这位嘛！乃是敝

人师弟李玉琦。你记清楚了吗？嗯？”

闪电手吃了一惊，情不自禁退后两步，张口结舌地说道：“阁下是……是金陵大侠庄前辈……”

金陵大侠仍似笑非笑地答道：“不敢当大侠两字。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叫前辈，把我叫老了呢。”

“哈哈……”月洞门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狂笑。

众凶汉吃了一惊，火速转头。月洞门之中，站着一个鹑衣百结的老化子，倒拖着一条花子杖，咧着嘴狂笑，向这儿走来。一面走一面说道：“蔡老二，那李玉琦的绰号你可知道？别害怕，他叫夺魄金环，上啊！”

李玉琦哈哈一笑，冲着逐渐走近的老花子说：“尹老哥，夺魄金环浪得虚名，唬狗也不成，哪有你亡命花子的名头响亮？”

“别捧我，瞧！人家就不答应啦！要砸我的名号哩！”老花子突然一伸杖，“叭”一声脆响将扑来的一个大汉点得向侧一旋，一杖扫在他的肥臀上。

“哎……”大汉狂叫一声，向前一仆，将路旁的花花草草，压得稀哩花啦。

双头蛇一听三人的名号，吓了个胆裂魂飞，任何一人他也吃不消，何况三个？

楼上窗内的逸云，一看老花子现身，便说：“亡命花子来了，这一架看不成啦！”

“呼！在湖广官道中，直至大珠台，他不是曾找过我们麻烦吗？”姑娘说。

“也幸有他，不然芸姐姐性命不保呢！这庄棠和李玉琦又是何许人物？看来名号够响，你看双头蛇吓傻啦！”

“那是武当俗家旁支，一代雄才王一瓢的亲传弟子。”

“王一瓢？不是一怒脱离武当，替武当创一百零八手奇门点

穴术，擒点二术前无古人的王师父王一瓢？”

“正是他。武当正统人才凋零，旁支反而生机勃勃，与武当山断绝往来，良可慨叹。”

正说间，下面局势又变。月洞门人影倏现，出现了三个身材魁伟，身穿天蓝色劲装的中年人，拥簇着一个身穿灰袍，提着护手拐的阴沉脸色老者。

“是阴风客易城，昨晚挨了我一掌，好得真快哩！”逸云轻声说。

“老凶魔不是说过前途见吗？果然又见着了。”姑娘说。

双头蛇一看老魔和三个中年大汉，如获救星，叫道：“俞老弟，你来得正好。”

最左的大汉大踏步走近说：“是蔡兄吗？这些人……”他向金陵大侠师兄弟一指。

“哈哈！凶神恶煞全来了，马鞍山俞家三煞，加上九华阴风客，真够唬人哩！李老弟，大事不好！”亡命花子打着哈哈，向台阶下一站。

阴风客易城嘿嘿笑，说道：“哦，是亡命花子尹成，怪不得生有一张臭嘴，滚过来，我老人家要教训教训你。”

“姓易的，你来，咱们先较量较量，看你是否够格说教训人的话吗？”夺魄金环点手叫，一面将长衫下摆掖在内里腰带中，向前踏出四步，含笑相待。

阴风客看他文绉绉不像武林人，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一咧嘴，阴森森地说道：“年头愈来愈不像话了，一些后生小子专向老一辈的人叫阵。拼命要创名号，不像话！小辈，你是谁调教出来的狂小子？嗯？”

“老狗，你少问两句成吗？你那两手玩意阴风掌，只配拍苍蝇托大，又有何好处？老乌龟可活千年，仍然是个乌龟，绝不会

变人……”夺魄金环李玉琦连骂带损，真绝，不留余地嘛！

“反了！你这小狗……”阴风客狂怒地大叫，便待上前。

“易老且慢，待兄弟料理这小畜生。”俞家三煞的老大伸手虚拦，独自上前，双手缓缓提起沉步欺近。

夺魄金环李玉琦不怀好意的笑笑，说道：“马鞍山与九华地藏王道场近在咫尺，理该同气济恶。马鞍三煞三剑联手，极少单打独斗，自诩天下无敌，怎么你老大一个人上？嘻嘻！异数，异数！”

“收拾你这无名小卒，用不着三剑联手。”俞老大嘿嘿笑，伸手便抓。

“俞老弟小心！他叫李玉琦。”双头蛇急叫。

俞老大如此轻敌，他怎能不急？

可惜慢了！“叭”一声响，俞老大只觉人影一晃，一爪落空，挨了一记清脆耳光。

这一耳光真不轻，他没想到这书虫会有那么高明，骤不及防，闪不开一掌。幸而他在百忙中伸手护脸，身躯后飘，只挨了四个指尖，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只觉眼前金星飞舞，口中发咸，踉跄退了三步，方听清双头蛇的叫声。“李玉琦”三字一入耳，他知道这一耳光挨得不冤枉。

“让开，咱们宰了龙宫湖的狂小子。”俞老二大吼。

夺魄金环家住长江北岸龙宫湖，距马鞍山不过三百里，算是近邻；但是双方从未见过面，仅知名号，故而见面不相识。

呛银银剑啸刺耳，三把长剑同时出鞘，在叱喝声中，马鞍山俞家三煞同时腾身猛扑。

夺魄金环李玉琦声色不动，在怀中掏出一个海碗大金光闪闪的奇怪金环，环成椭圆，护手是活的，有一根白金链可以套在手

腕上。外表上看，像是玩具。

他将衣袖往上一擦，现出手腕上一截蛟皮护手套，将白金链扣环，扣上护手套的钩链。

白金链长仅尺余，但护手套内却暗藏机巧，可以射出一段天蚕丝的长绳，金环可以飞射一丈二尺之远。要不知这套中之变，定然一命难逃。

他那小金环可以内外崩出八把断金切玉的小刃，可以用来切割锁拿，端的灵巧辛辣，十分难缠，栽在环下的人，确是不少。

但见金芒一闪，人影疾射，向三煞迎去。

三朵剑花幻出无数银星，前后左右急射而至。

金芒蓦地一涨，劲风怒号，响起一声声剑吟，人影乍合乍分，三煞各退五步。

夺魄金环屹立中间，面含冷笑，他手中金环变了，环外现出八支小金刀，像一个小轮，在发出夺目光华。

俞家三煞的三支长剑，剑尖下一尺处，锋刃缺了一道伤痕，其大如豆，深有四分。

“再接我一环！”声出人闪，金环疾吐。

三煞同声暴吼，三面分袭奋身抢攻。这次他们小心翼翼，三支剑进退配合得天衣无缝，阵势相当稳扎。

阴风客遥指金陵大侠，厉声叫道：“轮到你了，小辈，撤下剑来见过真章。”

金陵大侠不疾不慢，慢慢腾腾地抄起长衫下摆，现出腰中紧贴腰肋的长剑，将衣袂纳入腰带，不温不火地拔出一把银芒闪烁的长剑，徐徐越过激斗之处，向阴风客走近道：“久不动剑了，手生着哩！姓易的，你上，你那护手拐听说了不起，也许我庄幼侠今天得埋骨南阳府，请啦！”

“你是南京的庄幼侠，王一瓢的高足？”阴风客正色问。

“说金陵好听些；金陵庄幼侠，正是区区在下。快上！别废话了。”

“邪魔歪道，有什么了不得？哼！让你三招。”阴风客故示大方地说，其实他心中凛然而惊。

“庄某心领了，接招！”他抢前两步，若无其事地挑出一招“天地分光”，这是武当的八卦剑法起式。但在庄幼侠手中使出，已经有些不同了，分剑之际，只有径尺的振幅，看去没什么了不起，不起眼。剑上发出的剑气，也似乎少之又少，声势并不骇人。

王一瓢乃是武当俗家弟子中，惟一能传承张三丰的绝学，且更能发扬光大的弟子中，超尘拔俗的一位奇人。

他不容于武当玄门正统，一气之下绝口不提武当二了。埋首深研绝艺，将原来的招式加以更神奥的变化，大有青出于蓝的趋势。

武当的绝学一掌，以往不传俗家弟子。但王一瓢得天独厚，早已领悟其中秘奥，自己苦研有成，另创一种专破内家气功的摧心掌，也就是后来誉满武林的“绵掌”。

金陵大侠庄幼侠和夺魄金环李玉琦，皆是他亲炙二十年的得意门人，一身绝学比起目下武当掌门追魂三剑玄同，虽不高亦不会低，所差的仅是火候而已。

阴风客也知盛名之下无虚士，剑到，他护手拐向上微扬，向左跨了两步，将剑闪过右侧。

“嘿！”金陵大侠一声叱喝，银星一沉，突又斜掠而出，但见银芒飞射，八方齐至，捷逾电闪，由巽宫转到离宫，剑气刺耳锐啸，将阴风客罩在银芒之中。

“铮铮铮”连声锵锵交鸣，剑拐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竟连交三次，双方各退三步。

“哈哈！咱们换了两招，你早该不让的。”金陵大侠笑吟吟地说。在这生死交关之际，他仍然轻松之至。手中银星徐扬，又待进击。

阴风客羞得鬼脸泛赤，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他话说得太满，说是让人三招，岂知只让了半招，便被迫得还招自保。这一交手，他可不敢小觑年轻人啦！吸入一口长气，大吼一声拐起风雷，乌光漫天澈地，展开抢攻。

亡命花子呵呵笑，花子杖一指双头蛇，叫道：“蔡二爷，我老花子替你割掉多出来的蛇头。打啊！”说打就打，杖一扬，一步抢出，抡杖便扫，这招很俗，叫做“庄家打狗”。招俗，可是罡风怒号，变化莫测。

双头蛇向后疾退八尺，拔出长剑大吼：“孩儿们上！毁了他们。”

他这一叫，所有的走狗呐喊一声，一拥而上。

正在大乱，楼上西廊下，突然现出一双俊美的少女，袅袅婀娜到了栏杆前。前一位一身粉黛得教人心跳，长裙曳地，云鬓高挑，真美，只有双十年纪。后一人一身翠绿短罗衫，同色长裤，同色腰帕，头上梳着双丫髻，像个俏丫环，同样的美如画里真真，罗衫薄，浑身曲线令人望之心动神摇。她手中捧了一个花盆儿，盆中是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水仙花。

一到栏杆口，似被下面的凶狠厮杀惊坏了，俏丫环“哎呀”一声惊呼，花盆儿向外一翻，盆中水石沙花一齐向下掉。

下面，正是阴风客，还有一个俞大煞，他们但听娇呼之声，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水、石、沙花，连着那花盆儿，已经从天而降。

当两名少女现身廊下时，房内的逸云和如黛，由那轻盈的足音中，已听清有人走近，在他俩凑近窗格内外偷觑的瞬间，花盆

已经掉下去了。

“是他们！”逸云轻声说。

“谁？”如黛诧然问。

“桃花宫的女妖。”

“你怎么知道是桃花宫的女妖？”

“由眉梢眼角的表情，和那故意做作的神态，没错儿，准是她们，虽然我对这两人陌生。”

这时，下面局面已经大变，阴风客和俞大煞刚被迫得退了三步，退到了阶下，那花盆中的水石，恰好从天而降。阴风客功力甚高，他双目盯牢金陵大侠，但耳中已经听到娇呼声，知道有物件由头上掉下，猛地向左一闪，攻出一拐便待飘开。

金陵大侠面对精舍，已看清怎么回事，他哈哈一笑，一剑截出，在水石骤落的瞬间，人已晃身暴退。

阴风客不知就里，刚止住身形一拐扔出，突然顶门一凉，成了落汤鸡。

俞大煞更糟，花盆落势奇急，他感到头顶有物破空而至，本能地一闪熊腰，一掌挥出。

“啪哒”一声巨响，花盆被掌风一带，一下子砸在他的右肩上，像只千斤巨锤给了他一下重击，他只觉浑身筋骨一松，几乎坐倒，剑也差点儿脱手，花盆体积不大，怎么竟然有这么重？

在花盆滚下阶石，“啪”一声碎片爆裂的瞬间，金芒一闪，已经闪电似的掠过他的胸前。

俞大煞本能地向后一仰身，倾余力一剑挑出，他想拼两败俱伤以便自救，拼了。

夺魄金环利用水石飞溅，二煞三煞一怔神间，不顾水石的威胁，向大煞突下毒手，剑由下腹挑到，他身形疾退，而手中的金环，反而脱手向前飞出。

金环疾射疾攻，“呼”一声又攻向二煞，链长一丈余，抢向二煞肋下。

来势太急，二煞无暇思索，左足急撤身半旋，一剑振出。

三煞被水珠和植水的沙石溅了一头，吃了一惊，退了三步摔掉脸上水珠，突见二煞遇险，赶忙挺剑急上。

这不过是眨眼间事，说来话长。在大煞惨叫一声扔倒地的瞬间，几乎同时响起一声“咔嚓”，金环已经将二煞的长剑锁住了。

“撒手”！也同时响起夺魄金环的斥喝。

金环一旋，带着夺来的长剑，飞射三煞面门，“呛呛”一声双剑相撞，震出无数火花，硬生生把三煞震得横飘五步。

大煞滚了两个翻身，他胸前开了一个轮形大缝，鲜血如喷泉涌出，眼见活不成了。

另一面，阴风客也被金陵大侠迫得团团转，怒叫如雷，只有还手之功。

花盆给了他沉重一击，一头一脸全是水，金陵大侠怎肯放过这个机会？狂野地连攻五剑，着着抢制机先，凶猛如狮，锐不可当。

楼上的少女这时反而不惊啦！扔落花盆的妞儿突然嘻嘻一笑，娇滴滴地说：“小姐，看啊！他们在干啥？”声如黄莺儿在唱，甜极，哪有半点儿惊态？

小姐也微微一笑，粉颊旁绽起两个迷人的笑涡儿，随即脸色一正，像是发嗔，说：“鬼丫头，你把店中的名贵水仙砸了，呆会儿又得多费唇舌，打中了下面那几位爷的金玉身躯，看你怎么得了？”

丫头一噘红艳艳的小嘴，说：“不怕，谁叫他们喊打嚷杀，吓坏人嘛！还得找他们赔呢。小姐，别怨春儿啊！”

“都是有理，鬼丫头！等会儿看你怎么办？”

两人正在装腔作势胡扯，楼下已经云散烟消。

在阴风客被迫得怒叫如雷之际，亡命花子一根花子杖威风八面，夭矫如狂龙闹海，像暴风雨君临怒涛，点打扫劈着着辛辣，把双头蛇和一群走狗打得落花流水，鬼叫连天，老花子的狂笑八方飞扬。

阴风客一看不对头，连封五七剑撤至台阶之上，他怒冲冲地闪开金陵大侠狂野的攻势，一面叫：“姓庄的，咱们往后瞧，这笔账我老人家给你记上了。”声落，左手剑诀变掌，运掌猛挥，阴风一吐的瞬间，他已抢到另一侧阶下，喝声“走”，便上了院墙。

俞二煞乘夺魄金环对付其弟的空隙中，脱手打出三枚枣核镖，挟起大煞的尸身，大叫道：“三弟快走！”

金环咬实剑锋，飞扫三煞胁侧，枣核镖已到了，分上中下电射而至。夺魄金环自保要紧，右手一带环链，身形急退三步，闪开三枚枣核镖。

俞三煞向后一仰身，用金鲤倒穿波身法向后急射，双足一落地，便上了墙头，他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姓李的，咱们后会有期。”

兄弟俩带着其兄尸体，消失在墙的另一面。

双头蛇一声厉啸，人已窜抵月洞门。

“双头蛇，别走！把你的走狗们带回。”亡命花子收杖让开，亮声儿叫。

双头蛇向下一挥手，用怨毒的眼神狠狠地盯了三人一眼，向楼上两个女郎一咬牙，转身默默地走了。

众恶贼七手八脚，背起了五名奄奄一息的受伤同伴，不敢吭气，急急地走了。

金陵大侠兄弟俩，抬头向两女一膘，他俩大概有点迷惑，花

盆怎会突然落下来的？

夺魄金环心中更是不解，花盆不大，被大煞的掌风阻了一阻，仍然击中大煞的肩上，打得踉跄而退，几乎栽倒，这力道岂同小可？

他俩惑然地打量两女，那是极不礼貌之事，两少女突然粉脸红得像胭脂，用袖半掩粉面，羞答答地转身走了。

两人也发现了自己失态，赶忙收了兵刃，迎着施施然而来的亡命花子抱拳行礼。金陵大侠笑道：“尹老哥来得正好，敢情是为了……”

老花子赶忙摇手：“此非说话之所，到你俩的住所一谈。”

三人跨入精舍，转入最北面的一间客房中，掩上门落坐毕，老花子不客套，开门见山地说：“两位老弟是应贵派之邀请，前往陕西太白山庄助拳吗？”

金陵大侠长叹一声，黯然点头道：“想当年先师先逝之时，也曾留有遗嘱，武当的师门长募虽然对家师多不谅解，但饮水思源，不可或忘。嘱本门弟子有二事必须永铭不渝。一是不可与武当的玄门师兄弟为敌；一是日后武当山有难，必须倾全力相助。目下武当山已陷入困境，也许要自此万劫不复，我俩岂能不遵师父的遗嘱，袖手旁观？”

亡命花子点头道：“此举实属明智，为师门为武林道义，正应如此；但不知你们邀了多少人呢？”

“本门师兄弟人数虽多，但大多有家室之累，不宜全部出动，故为数不过二十数人。今由敝师叔飘萍生施世全正在传信召集门人中，我俩先行探道，绕道南阳想请一位与师门有深厚交情的长辈相助，岂知却毫无音讯。”

老花子又说：“这次金面狂枭有恃无恐，而且有周全准备，在华山附近要道中，由祈连阴魔出面，率领一群凶神恶煞，截杀

那些不肯合作的一流高手。两位入陕之时，请多加小心，如需老花子助一臂之力，愿一尽绵薄，此非老花子不自量力，还望两位休怪。”

“尹老哥言重了，小弟正需老哥鼎力相助。”

老花子探怀取出一块黄竹片，上面烙有一根花子杖的图案，交到金陵大侠手中，正色说：“老花子出动丐门小兄弟，分散各地监视太白山庄的行动，在潼关直至太白山，皆布有眼线，祈连阴魔等人的行踪了如指掌，为免沿途耽搁，避开拦截，请将此牌出示本门弟子，他们便可为诸位领路抄小道避开拦截。”

金陵大侠谢道：“谢谢老哥关照。”

亡命花子道：“时日不多，咱们后会有期。”他站起身。

金陵大侠忙道：“相逢不易，何不小酌三杯再走……”

亡命花子道：“花子还得接应各地友好，日后还有一醉的机缘。此地不可久留，今明两日，伏牛山的大援将到，你们俩打了双头蛇的人，他们不会甘心。而且我得去找我一位小友，少陪了。”

金陵大侠道：“老哥的小友是谁？”

老花子道：“就是崛起江湖，大闹贵武当派武昌玄都观，神剑伽蓝华逸云。”

“你找他的用意何在……”金陵大侠困惑地问。

“听说他已往这条路上来了，同来的有小百花教主，和扫云山庄周大侠的女公子，我要告诉他一件十分火急的消息。而且，这一次，太白山庄推举盟主大会中，金面狂枭第一要对付的人，就是华逸云老弟。假使不能及时夺回佛道同源金像，佛道五派必在金像的驱策下，共同对付华逸云，这乱子闹大了。”

夺魄金环接口道：“请尹老哥转告华逸云，希望在太白山庄

会期之前，我们能衷诚合作，粉碎粟老魔的阴谋诡计。”

老花子道：“我确有此意，但不敢启口，惟恐两位误会，因他曾与贵派屡次……”

金陵大侠笑道：“老哥所虑甚当，可是其中详情，我们早已了如指掌，我们不怪他。”

“那就好，我该走了，后会有期。”

老花子沿至武胜关官道急急地迎去，可惜已经无法会见了。逸云和如黛就在楼上嘛！他算是白跑了一趟。

金陵大侠师兄弟俩计议了许久，决定不再在这儿惹事生非，犯不着和伏牛山的小丑纠缠，便收拾一切准备起程。

刚收拾妥当，房门外已传来了一轻一重的中音。金陵大侠向师弟一打眼色，整了整衣襟严阵以待。

“笃笃笃”轻轻的扣门声一响，两人才放了心。

“进来！”夺魄金环说。

房门悄悄地推开，外面现出一个小店伙，后面跟着一个美丫头，正是在楼廊下惊得失手跌落花盆的俏丫头。

她羞答答地垂下螭首，向小店伙说：“谢谢小哥，我自去求两位爷。”她福了一福。

小店伙手足无措，红着脸退去。俏丫头低着头，用那甜美的银嗓，怯生生地说：“小婢春儿，奉家小姐所差，前来恳求两位公子爷；可否容春儿禀告？”说完敛衽深深行礼。

两人不由一怔，金陵大侠愕然问：“区区与你家小姐素昧平生，不知有何事相商？”

俏丫头仍垂螭首，落落大方地说：“家小姐姓柳，祖籍陕西临潼，随老爷宦游夷陵。年前老爷仙逝任所，直至今日始能束装返回故里。我家小姐在昨晚投宿此店，岂料店家突然通知，说是南阳府什么土霸二爷有令，禁止客人离开南……”